

福地

杨洪生
著



荒草坡大街上人站的很多。党员们从人群中走过，群众的目光如钢针扎在他们的背上。一般说来，村里越穷，问题越多，老百姓越不敢说话。会开到今天这份上，就不是个敢不敢的事了，就不只是个得罪人不得罪人的事了，而是怕说不到点上影响了大局。这需要发言的党员对荒草坡的大局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一个整体把握。他们当中谁有这个能力呢？这个能力在座的人不是都有的。

人走尽了，风也消停了，荒草坡大街上空空如也。但是一场思想风暴正在人们心头呼啸。

福地



杨洪生 /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地/杨洪生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09-08972-2

I. ①福…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6646 号

福 地

杨洪生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30.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972-2
定 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调换。



目 录

一 荒草坡来了一个人	1
二 皮影戏	9
三 会情郎	17
四 火蒙眼的有义	25
五 慢转弯	27
六 傻大心里有底了	44
七 南大洼的枪声	50
八 跑了三里多地的老太太	93
九 发了霉的太阳	100
十 福地出事了	102
十一 福地里有棵活着的蒲公英	112
十二 国妖	140
十三 牛皮口袋	142
十四 村里党员开会了	150
十五 活在人们心里的蒲公英	154
十六 党在我心中	174
十七 火烧福地	202
十八 保田的地契	246
十九 红缨枪	249
二十 哪怕明天的日出是血色的	252
二十一 福地是片有灵性的土地	272
二十二 福地静悄悄	291

二十三	太阳一出照四方	295
二十四	忠诚党的事业的人们	338
二十五	俺要俺心中的那片福地	373
二十六	她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407
二十七	荒草坡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在跳动	423
二十八	福地的舞蹈	459



一 荒草坡来了一个人

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的奔腾,在鲁北拐过最后一道弯直奔渤海而去。在这个弯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荒草坡,过去一直默默无闻,近年来却名声鹊起。鲁北的这个百强村是怎么富裕起来的?有很多人想知道,有很多人慕名前来采访。

村里人说:那是因为,那年冬天村里来了一个人。

那年,鲁北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农历九月下旬(月底立冬)就下了雪。他像一片雪叶飘进村里,一大早,村里很多人都知道:西头当兵的傻大回来了。

儿时的伙伴踏着稀薄凌乱的积雪来找他了。

傻大家里只有一个奶奶。他当兵那年奶奶六十八,今年都七十九了。去年还能上坡,今年说不行就不行了。地里的力气活全都是今天来的小伙子们帮忙干的,不要说工钱,就是饭人家也没吃一口。今天来的大人孩子们手里都拿着傻大从东北带回来的山珍野果。桌子上放着一篮子小麦面做的烧饼,一锅玉米面花生粥,一碗干红辣椒蒸咸萝卜条。老奶奶不能上坡了,但还能自己烧火做饭。她见小伙子们谈话投机,吃得香甜,甭提有多高兴了。人对幸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经过十一年的漫长苦等,苦熬,今天总算是兑现了她“等俺傻大回来”的诺言。不容易啊,再过几个月,过了年她就年满八十了,不要说过去吃的苦,受的累,有今天她就觉得满足,幸福。你说一个女人活着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想到这儿,她昏花的老眼里有了亮光。

“老奶奶,累了吧,坐下歇歇。”

“不累,不累,你们玩你们的。”

“玩”,要是时光倒流二十年他们会来找傻大玩玩。今天,有的是发大财的机会,前后两庄里的暴发户数都数不过来。人家高家庄都住上楼了。富不起来

的荒草坡，人们心里那个急哟，走路脚打屁股蛋子都嫌慢，谁还有心思玩。

四周村里的人一提荒草坡就撇嘴，说啥的也有。

好听的：“荒草坡，咋不出早哪个劲了呢？”

“你不知道吗？荒草坡的魂掉了。”

难听的：“荒草坡地老鼠当家，哪有正人管事。”

“荒草坡，孬种，窝里斗。”

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次改革开放，变革的广度与深度，力度与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已置身于这大改革、大发展的洪流之中。

今天来找傻大的这几个人心里都有火烧火燎的事。不过多年不见不便直说。眼前这场早雪没人关注，没人谈论。他们边吃边聊，聊来聊去聊到女人，聊到媳妇时才知道二十七岁的傻大至今还没对上象。他们觉得别的事可以先放放，这个事得赶紧办。但从村里村外待嫁的姑娘里……寻寻觅觅，合适的竟一个也没有找到。在时兴早婚的乡下，傻大这个年龄段上的姑娘大都有孩子了，没出嫁的大都有啰唆事。

有人说：“东头那个怎样？”

“你说谁啊？”

“冬妮。”

说起她，人们心里直打鼓。

“她，行吗？”

“书记的女人。”

“是啊，书记霸着呢。谁敢碰？”

“地边上的蒲公英，任书记想咋踩就咋踩。”

“嫁？谁又敢要啊？”

“今年二十八了，还嫁不出去。”

“咳……”一片叹息声。

傻大听了是又惊又喜。喜的是冬妮还没嫁人。惊的是这都啥年代了，在荒草坡还有这样的人和事，他气得捏得手指头嘎巴嘎巴地响。这时，他们已站在院子里。傻大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抓起地上的石锁一通猛耍，末了，他奋力一

推,石锁飞出老远,只听“吭”的一声,石锁在平地上砸了深深的一个坑。

“谁啊?谁在院子里闹腾。”话音未落,从大门外快步走进一个人来。此人雄浑的男中音特别悦耳动听。他的到来,就像雪后的朝阳一样带来满院明亮,温暖的阳光。他姓任名有贵,本村书记兼村长,今年五十单三,人长得不仅俊美而且特有风度,老百姓说话长了一副官相。这儿他常来,有时候来挑担水,有时候来扫扫院子,逢年过节准来送肉、送面。

“任书记,我回来了。”傻大主动上前热情地伸出手。

“傻大!”俩人握了握手。同时,任书记上下打量了傻大一下,说:“好家伙,长高了,也长棒了,大小伙子了。在外头,外头好。回来,回来好啊。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咱庄户人家是块年年种的田。”他松开傻大钢钳似的手向上一挥,抬了抬嗓门说:“咱荒草坡是个好地方啊!咱有南大洼、西坡地、高岗子,芳草、地、凤凰台、福地,这些旱涝保收的良田地。咱还有双乳井的大甜水喝,咱还有南大海子的鲜鱼、脆藕吃。穷富在咱荒草坡是个钱多钱少的事,有力气就吃上饭了。就是六一年,咱荒草坡也没有揭不开锅的人家。不过……”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了许多,“市场经济,咱荒草坡落后了,责任在支部。也许是我岁数大了,思想陈旧了。以后,还是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

好话一下子让任书记说尽了,大家一时无语。一个叫海山的壮汉说:“任书记,你也太谦虚了。早先,叫咱种麦子咱就不敢种棉花,叫咱上坡咱就不能去赶集。那时候,家里大人孩子挨着饿,咱也先交公粮去。晚一天都不行,害的咱半夜起来卖棉花。那日子,还叫人过的吗。任书记,你当书记这几年,人们想干啥就干啥,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人身是自由的,日子比早强多了。就连这独门独户的老太太也不愁吃不愁穿啊。”

恭维一个群众反映很强烈的书记,傻大做不出来。庄乡点到这儿,出于礼貌他应该有所表示,但他不想再握手言谢,只是说:“任书记,这些年,家里多亏你照顾。腾出空来我请你。”

出于某种目地,任书记又抬头扫了傻大一眼(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不敢和傻大对视)。傻大高大魁梧的块头,冷冰冰的面孔,犀利的目光,活像过年贴在门上的金刚。他提了提精神说:“好家伙,傻大,长出息了。请不请的不要紧,有你这句话就中。今天啊……你就别请我了,我先请你吧。”他转过身来对那

个壮汉说，“海山，带上你这帮弟兄们，中午到我那儿。啊。”

傻大急忙说：“任书记，怎……”这时有人捅他的后腰。傻大则坚持把话说完：“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任书记对大家说：“一为傻大接风洗尘，二为兄弟们常年在外难得一见，三为大叔我捧个场。”

平时里都是老百姓请当官的。今天，书记请百姓，荒草坡少有的事。捧场——捧什么场？真实原因不明没人敢应。

“怎么？大伙不给我这个面子。”任书记摆出一副长者的神态。

书记说话在村里那是带响的，谁敢不听。再说请客吃饭又不是干啥事，又见任书记态度诚恳，大伙说：“好吧。”

“这还差不多。”任书记说，“你们在这儿玩着，我去准备准备，就这么着了。我走了。”

任书记出大门往东走。东方那难得一见的壮丽彩霞他都没看一眼。他回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动了动嘴。出了大门不远，在没人的情况下他憋不住喊了出来：“……回来干什么！？你，你这种人，应该上战场。”他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嘴里冲出一团团热气。话音未落，西北角上骤然涌起一片乌云。不过那片乌云只是在那儿翻滚还没往上涌，荒草坡仍然是艳阳天。

虽然一头午有太阳，没刮风，但寒气逼人。尽管傻大他们不想去，中午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走在阔别多年的大街上，傻大情绪有些复杂。十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他心里很纠结，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愉快，高兴那更是谈不上。接近三里地长的荒草坡的东西大街上，空无一人，连鸡鸭鹅狗也看不到，甚至也听不见一声大人训斥孩子的声音。只见窄窄的不直的土路旁有几个小雪堆，雪堆里混杂着大量尘土。雪和尘土混在一起，早雪的惊艳之美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屋顶上，树上的积雪很少很少。昨晚风太大了，地上的积雪大都刮到墙角旮旯里去了。“吧嗒”竟有一只冻死的鸟从树上掉了下来。偶尔有个人也是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手套，戴着口罩行色匆匆。阔别了十一年的故乡哟，在傻大的第一眼里：初冬的寒冷虐杀着他。“天有那么冷吗？树上的叶子还没落尽呢。”傻大仔细观察了一下天气，又伸出手来感觉一下。“过北京时天还晴着呢，到了山东

天就阴得老厚了,走了不远就有雪花了,快到荒草坡了,风才刮大的,雪才下大的。按季节鲁北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啊?荒草坡这是怎么了?”

他们走到村中十字路口。坐落在东北角上的学校向阳门一开,一阵欢笑声涌了出来,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往外走着。他们闪在一旁,孩子们个个活泼可爱。但看看他们的穿着那是千别万样,有的穿着廉价的衣服,有的穿着过时的,有的穿着与他们年龄性别不相符的。不管啥样比他们小时候那是干净多了。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比早前的普遍偏高了,比早前的普遍偏胖了,比早前的也普遍有精神了,这些现象在荒草坡孩子身上表现得却不明显。有个穿着高档名牌服装的孩子跑出来肆意地踢这个一脚,打那个一拳,却没人敢对他还手,都躲着他。他要打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瞪圆了眼睛说:“你敢!”

那个坏孩子见门前站着一些大人,冲着那个小姑娘做个鬼脸跑开了,回头说:“你妈和我家大爷爷相好。”

那个小姑娘生气了,攥了个雪团朝那坏孩子扔去。

那个坏孩子恶狠狠地回头说:“你别守着大人长脸。早晚,我要打服了你。”

傻大问:“那是谁家的孩子?这么狂。”

走在他身旁的庄子说:“任书记的侄孙子,胖小,和家里大人一样霸道,爱欺负人。闺女是冬妮的孩子。”

“冬妮的孩子?”,听庄子这么一说,傻大一阵心寒。他裹了裹身上的大衣。这些年只要是谈对象,他心里总有一个影子在眼前晃悠。“完了,完了,人家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有霸着的。还想人家干啥?”任家他实在不想去了。可其他人都说不去白不去,不吃白不吃,生拉硬拽着傻大往前走。

他们到了村东头,任书记的两个侄子在大门口迎接着,任书记、他哥、他嫂子在院子里迎接着,任家的热情不细表,今天来的客人真多啊,小轿车门前停了好几辆。不要说村里的,方圆十里地上的头面人物都有来的,酒菜之丰盛很多人也从没见过。北屋里摆了五小桌,南屋里摆了两大桌,几十口子人的宴席荒草坡一般人家可摆不起,任家势力好大!任家好阔气哟!

任书记是在向村里人展示:他跺跺脚不只是荒草坡四角颤动,而且……

看来今天任家必有大事。但是,任书记南屋北屋里一遍遍地劝酒劝菜就是

不说。……纳闷。

有个孩子手里拿着糖块跑进来找爸爸，大人问孩子谁给的。孩子说院子里那个奶奶，说是喜糖。院子里乱哄哄的，一拨拨要喜糖的孩子来了又走。任书记在外边都说了些什么，都做了些什么，南屋里没人知道。……纳闷啊纳闷。

这时，任书记喜气洋洋地走了进来，他见傻大这一桌的人都在发愣，不吃也不喝。他就开了口：“这些年啊，我和冬妮好，大伙都是知道的。关系呢一直拖着。”说到这儿，他伸出手特意点了点傻大面前的桌面。“啊，虽说我们都是过来的人了，事嘛咱还是该咋办咋办。有空，我和冬妮商量个日子，啊……今天，我只是借大家的金面声个明。不是正式的，不是正式的，啊。”

想不到任书记吐吐吞吞地竟说出这样一段惊人的话来。大家面面相觑，没人道喜，没人捧场。按照鲁北风俗，这种事扬出声来，那就是双方基本同意了，很快就要大见面，确定婚期了。近来没听见村里有人说这个事啊。今天也没见何家有人来啊。

“单口姻缘？”

“姑娘，说说就是你的？你厉害。”

今天何家可能是没有人在家。要是回来了，知道了任家这一出，要是愿意那好说，要是不愿意，那麻烦可就大了。谁家的姑娘让你耍着玩啊。以后人家的姑娘还找不找主啊。

“这种事以前咱还真没见过。”

……

大伙心里直嘀咕，都想问问这是咋着一回事，但都不敢动嘴。……纳闷啊纳闷。

这时，一些半大不小的坏孩子跑进来，嚷着：“吃喜糖，看新娘。吃喜糖，看新娘。”围着任书记要新娘子。

“这……”任书记面起难色。

稍时，从北屋里跑出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怪叫：“哎……哎……找着了，找着了。”

孩子们问：“找着什么了？”

“新娘子。”

“在哪儿啊?”

“在电视里,在电视里,洗白白呢,洗白白呢。”

小孩们在院子里咋呼,南屋北屋里的客人都听见了。

任家的电视机质量真好,画面清晰得像面镜子。里边的人物鲜活、逼真。大人来到一看,小孩们没说错。不过,不是洗澡,那是冬泳,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

镜头中,阳光撒在海面上,薄薄的浮冰已被清除了,海面水平如镜。四周插着彩旗和广告牌。旁边站着围观的人群,人们大都穿着五颜六色的羽绒服。喇叭里播放着《北风那个吹》。乐安市多家单位联合组织的冬泳活动正在这儿举行。在男女老少近百人的冬泳人群里,人们一眼就认出荒草坡的冬妮和她妈。因为,一米八,一百五十多斤重的冬妮身材高大,体态丰满健壮,非常显眼。眼见得娘俩身着泳衣赤脚“啪嗒,啪嗒”地走在有冰有雪,有草根的土地上。走在闺女身边的妈与女儿穿着不同颜色的带裙裾的连体泳衣,女儿穿的是荷叶绿的,妈穿的是枣红色的。妈没女儿高但比女儿胖,红颜白发厚耳垂,双下巴一副富态相。电视上多次出现她们母女俩玩雪、嬉水的特写。美中不足的是:娘俩有美丽的身姿,有美丽的容颜,但听不到她们的笑声。从画面上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各自熟悉的美人,市里扮相俊美的吕剧演员、电视播音员。最后一个项目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女性内衣秀节目,这就看不到冬妮和她妈了。

傻大这桌酒席坐了十二个人,现在走得只剩下他一个,满桌的山珍海味他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虽说他和冬妮是青梅竹马的小伙伴,虽说她在他心里仍占着老大地方,但年少无知的他,粗野狂放的他,曾给冬妮遭成了几多伤害。现在,任书记的袖底风仍在他心头回旋着:“这些年,我和冬妮好。”这阵里他是心乱气不顺,一口饭菜也吃不下去。

傻大手里拿着筷子正发呆时,陆续来了几个上了岁数的庄乡来找他。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座位不够还有站着的。他们对北屋里传来的阵阵喧闹声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海山的老爹站起来说:“傻大,这不是咱说话的地方。”

喜叔说:“傻大,咱不在乎这口吃……对吧,咱到东边去。庄乡门有事问你。”

荒草坡是个养猪大村。两年多来,毛猪价格一直在成本价以下。村里的养猪户大都赔惨了。有一家上了吊,有一家喝了农药,有一家火蒙了眼……

面对焦虑、憔悴的庄乡,傻大别无选择。他“啪”的一声放下筷子说:“走!”

从任书记家出来,傻大再走在荒草坡的大街上,可以说他已经走进了荒草坡,不,融进了荒草坡。他知道荒草坡在说什么,荒草坡在想什么,荒草坡正在发生着什么,假如换一个人就不会这么快、这么深入地融进去了。但是,了解问题到解决问题之间隔着山或海。傻大能为荒草坡办点事吗?人们来找他是有期盼的。

傻大跟着庄乡往东走去,在猪舍里转了几圈,情况果然惨不忍睹:大片的猪舍成排地倒的倒,塌的塌,有的长了草,有的放火烧过,有的门前挂着个锈迹斑斑的“铁将军”、有的门前吊着个沉甸甸的大葫芦。十分之九的猪舍前挂着出租、转让的牌子。

喜叔指着一家尚有人在的猪舍说:“你看看,就连村里最能干的冬妮也赔得快关门了。”

“书记家里厅堂、楼房,富丽堂皇。一样的富民政策,荒草坡老百姓咋就发不起来?”

一边是暴富,一边是挣扎!

庄乡们早就听说过傻大在部队上养猪多年,问他可有良策。傻大只字不吐。这倒也罢了,让人气恼的是:自从他钻进有义家的猪舍里就不出来了。一下午没出来,一晚上也没出来。第二天天没亮,有人看见他提着包,拐着有义那闺女跑了。

“咳,一个不长出息的家伙!”

闺女走,问有义知道不?说知道。他不说啥,别人还说啥呢。



二 皮影戏

两天以后,傻大一个人回来了。他啥时候回来的也没人知道。人们看见他在院子里楔了一套梅花桩,又和他那帮发小练起功夫来。

咳,这个傻大,现在人们都在想着发大财,挣大钱。他就知道傻吃傻喝傻玩,不说想点子,找门路,挣钱过日子,也不说关心关心村里的事。昨天村里又有两个从西藏回来的复员兵,一个会开车,一个会按电话。今天来找他们的,来给他们说亲的,都快把两家的门槛踏破了。

苦苦挣扎中的荒草坡。

贫困落后的荒草坡。

盼能人啊。

他?

——人们对傻大没有多大期望也就没有多大失望,傻大从人们的视线中淡了出去。

说啥也想不到,傻大一连两天没出门,在家洗洗衣服,拾掇拾掇屋里,给奶奶做两顿饭,一早一晚练练功,村里的事他一句话也没说,村里的事他一件事也没管,他的回来,他的存在,让一个人恨得抓狂,让另一个人想得心神不宁。

奶奶看着孙子成天不出门不是个事,到了晚上开始唠叨了。

“傻大,奶奶老了,还能动。你该干啥还是干啥去。”

“噢”。

“傻大,老大不小了,也该找个人了。”

“知道。”

“知道,咋不娶个家来。”

“奶奶。”

“有义那闺女，乱弹琴。人家有家口，个又小。顶多到你胳肢窝。”

“奶奶，你……”

“你那些狐朋狗友说的冬妮，我看行。个差不多，岁数也差不多，脾气……不行，不行，一个狂，一个傲，成不得家。唉，她那个人……命硬，像那过火地上的蒲公英。前几年养猪发了个财，怕是人家嫌咱。”

“奶奶，她不是和书记相好吗？”

“我那傻孩子，冬妮是啥人？有贵是啥人？有贵多大岁数？冬妮多大岁数？别看我老了，眼花了，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那都是闹样儿，冬妮啥时候也不会跟他的。女人是朵花。你可以看她，你也可以赏她，你也可以采她，你要想得到她，你得赢得她的芳心。那时花开得才大，才艳，到时候才给你结个甜果果。……冬妮啊……我看她是让养猪场给困住了……你要是能帮她一把……你爷爷那时候……荒草坡到俺那里十里地远，晚上有空准给俺送三个热烧饼去，娘一个，我一个，留一个给俺爹压咳嗽。那时候……，那时候……咳，你爷爷那个没良心的走得早，撇下个老娘子没人管。罢了，你爷爷娶俺不容易，俺不能看着郭家断了香火。祖上郭家中过武状元。算卦的给俺算了，抱不上重孙子俺咽不了这口气。傻大……”她睁开眼看了看，屋里没人了。她双手合十继续念叨着：“老天爷啊，我看冬妮中，你睁睁那眼。郭家多少辈子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给俺孙子找个中意的媳妇。我天天给你烧高香。老天爷啊你睁睁那眼……你睁睁那眼……啊。”说完了，她睁开眼一看屋里还是没人。

方才是庄子来找傻大，他对傻大说：“自从你回来以后，冬妮和任有贵就闹崩了。”问他对冬妮有意思吗，这可是个机会。

在荒草坡前后两庄里，迷恋冬妮的小伙子多着哪，庄子就是一个。他没追上冬妮，但他看着任书记霸着冬妮，霸着荒草坡最漂亮的姑娘，他心不平。他见傻大不说话，他又说了很多冬妮如何漂亮，如何能干，如何能过日子的话，但都也没提起傻大情绪来。

傻大“嘎吧嘎吧”地捏了几下手指说：“庄子，你有空吗？不刮风，咱俩出去走走。”

此话正合庄子的来意。他说：“行，俺媳妇抱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没有月亮的乡村夜晚是黑暗的，朦朦胧胧地能看出房子、院落和树木黑黝

黝的大体轮廓来。这些是固定的,之间也有游动的灯光,天上也有闪闪的星星。

乡村的冬天到了晚上是清静的,偶尔,也有几声狗叫。偶尔,也有几声大人训斥孩子的声音。

他们从村西头向村东头走去。尽管村中的路高低不平,崎岖不直,但是他们走了多少年的老街老路了,黑天白天走起来差不多。庄子穿着傻大送给他的“大头鞋”走在路上吭噎吭噎地响。路上有人问他们干啥去,庄子说看戏去。那人说别闹了哪有戏?庄子说去了就知道了。出门时他们俩到了村东头成了一帮了。有人问庄子戏在哪里。庄子说:“想看戏?想看真人真戏吗?”大伙说:“想啊。”庄子说:“好。别出声,跟我来。”他们跟着庄子摸进路南柴火垛里。

为了防火,庄户人家的柴草大都垛放在村外。这儿有玉米秸垛,麦秸垛,芝麻秸垛,老草垛,豆秸垛。他们悄悄地藏在一个老草垛旁,前边翘起着十几个高粱秸捆,他们蹲在里边能坐能站外边看不见。几个人挤在一起挺暖和,挺亲热的。有人小声问:“傻大,你说家里好还是外头好?”傻大不言语。那人推搡了傻大好几下,傻大才说:“家,论不得好歹,家就是家。”庄子声音压得低低地说:“少说话,我敢肯定东边准窝着个……。”庄子话没说完东边一阵柴草响,一溜黑影跑过一个东西来。今天是农历二十几了?没人记得,天上没有月亮。野地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庄子说:“可能是个野兔子。”有人说:“是只猫。”有人问庄子:“你叫我们来看这个?”庄子说:“你声音小点行不行?”一会儿,从东边猪舍那边来的小路上过来一个不大的黑影。四条腿走路,有人说:“是头猪。”有人说:“是条狗。”庄子说:“后边还有个影。”仔细看两条腿走路是个人。是谁呢?稍远了点,天又黑,一时分不出男女来。突然,从小路南边柴草垛里窜出挺大的一个黑影来……。

“谁?”女人尖叫声。

“我。”男低音。

“你想干啥?”

“今天你得给我说清楚。”

“说啥?”

“你到底跟不跟我。”

“谁和你谈婚论嫁来?”

“你和我相好了多少年了，村里的人都知道。”

“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人之常情。你想多了。”

“去年你对我说过，想要孩子就治治我那毛病。现在我好了。”

“你那病好了不好吗。”

“到了现在，你跟我也得跟我，不跟我也得跟我。不跟我？那天客都我请了，喜糖庄乡们都吃了，你不跟我，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啊。”

“你爱往哪儿搁往哪搁。你请客吃糖跟我有啥关系。”

“跟你有啥关系？我说的是你和我快订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我知道，荒草坡都知道，邻庄都知道。”

“那是你说的，我没说。”

“逼急了我啥也说，你让我搂来，你让我摸来，你和我睡来。要不，我说你身上有刺，睡不得，叫你一辈子嫁不出去。你，你，是我的。在荒草坡我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

两个人影晃来晃去。

“你再拦我，我就喊人了。”

“你喊，荒草坡七百口子人的事我一个人说了算，我就不信主不了这么点小事。”

“你管天管地管不着姑娘找婆家。”

“你别不自量了，你以为你是黄花闺女啊？寡妇娘们还带着个孩子，凑和你，是我看得起你。”

“你再说难听的我可要骂人了。”

“你敢，你别忘了，荒草坡现在是我一人说了算。你……哼。”

“你别以为村里就没人敢管你。”

“荒草坡，他就没有一个带蛋的。”

这句话让老草垛里那几个小伙子蹲不住了。荒草坡是个不出名的武术之乡。村里男女老少都喜武，性格刚强。庄子使劲地硬按着他们说：“别动，好戏还在后头。”

“你说，是不是有人想勾引你？还是你看上谁了？”

